



艺术与神话： 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

Art and Mythos:
Two Decisive Approaches of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Art

翟灿 著



艺术与神话： 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

Art and Mythos:

Two Decisive Approaches of Schelling's Philosophy of Art

翟灿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神话: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翟灿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ISBN 978-7-208-11766-2

I. ①艺… II. ①翟… III. ①谢林,

F. W. J. (1775~1854)-艺术哲学-研究 IV. ①B516.34

②J0-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5316 号

责任编辑 于力平

封面装帧 夏 芳



艺术与神话: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切入点

翟 灿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410,000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1766-2/B·1004

定价 55.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谨以本书纪念莱纳·维尔(Reiner Wiehl)教授

目 录

绪论 康德肇始的“转向美学”与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	1
一、课题·····	1
二、德国唯理念主义:术语和所指·····	4
三、康德与近代德国哲学之“转向美学”·····	10

第一部分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中的“工具”作用

第一章 “非体系的”谢林的体系功绩·····	19
第一节 谢林思想在体系问题上的二律背反·····	19
第二节 艺术进入哲学体系的必然性·····	28
第三节 “艺术—哲学”与体系哲学之难题·····	35

第二章 康德的先验思考:艺术作为问题进入哲学体系·····	43
第一节 艺术进入批判体系的问题总体关联·····	44
第二节 艺术哲学与先验批判·····	46
第三节 一种艺术哲学的任务·····	47
第四节 艺术对先验的哲学体系的意义·····	48
第五节 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划界与互补·····	49
小结·····	52

第三章 早期谢林的体系建设:理智直观与悲剧的艺术直观论证·····	55
第一节 早期文献的连续体系建立尝试·····	56
第二节 绝对者与理智直观·····	58
第三节 理智直观的悖论·····	62
第四节 借助美感直观阐发理智直观·····	66

第五节 悲剧的艺术直观对理智直观悖论的解决	68
第四章 自然哲学的进路	74
第一节 谢林自然哲学的发生学线索	75
第二节 自然哲学的先验诉求	79
第三节 自然总体关联中的自我	82
第四节 自然整体作为创造性的系统	87
第五章 艺术在哲学之内: <i>System</i> 中的“工具”命题及其功能	93
第一节 先验哲学的反思特征	93
第二节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关键地位	98
第三节 工具命题的体系位置和内容	101
第四节 Organon、Organ 与 Schlußstein	106
第五节 艺术的体系工具功能审查	110
结语 原理的启示和见证	130

第二部分 《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 1802—1805)中的存在论神话学

导论 《艺术哲学》(<i>Philosophie der Kunst</i>)的存在论维度	139
第六章 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艺术哲学	151
第一节 唯理念论在谢林那里的自然哲学转向	151
第二节 同一性哲学的基本观念	159
第三节 艺术哲学作为绝对美学	169
第四节 自然哲学的洞见与艺术哲学的构想	173
第五节 神话作为艺术的形而上根基	180
第七章 先验推演:艺术在宇宙中的存在论地位	186
第一节 神和宇宙的理念	186
第二节 艺术作为“观念的万有”最高级次	192
第三节 艺术与绝对美	201

第四节 表述论——哲学和艺术·····	215
第八章 哲学神话学的理性建构及主要结论·····	230
第一节 无限者的诗性生存·····	231
第二节 “诸神说”与“诸理念说”·····	234
第三节 诸神形象的总体性·····	239
第四节 诸神的形象法则:绝对美和永福 ·····	247
第九章 神话之存在论结构·····	253
第一节 神话一般的概念·····	253
第二节 神话的普遍性和无限性·····	256
第三节 神性构型及其“反射”,构成力与想象 ·····	264
第四节 神话作为真正的象征·····	267
第五节 神话作为一切艺术的“质料”·····	274
第十章 希腊神话作为实在论的神话·····	279
第一节 将宇宙直观为自然·····	281
第二节 自然的诸神与真实的象征·····	282
第三节 神话与神秘·····	284
第四节 史诗作为类族与个体的统一·····	286
第五节 悲剧是所有艺术的自在及本质的最高显现·····	290
第十一章 基督教作为观念的神话·····	298
第一节 基督教作为普遍历史·····	300
第二节 最后的神与无限的宇宙·····	305
第三节 基督教神话质料的整体性·····	311
第四节 历史的诸神与主体性的象征·····	316
第五节 诸个体的世界、天命与自由 ·····	323
第十二章 新神话作为绝对的综合·····	326
第一节 “新神话”的产生问题·····	327
第二节 历史与无时间性和解·····	330
第三节 新神话与新艺术·····	337

第四节 天才与艺术作品·····	347
第五节 自然哲学作为新神话的质料·····	352
结语·····	364
缩略语及引用说明·····	368
一、德文版谢林原著引用说明·····	368
二、引用德文原著缩略语说明·····	368
参考文献·····	373
一、德文部分·····	373
二、谢林著作汉译及研究文献·····	385
后记·····	387

绪论 康德肇始的“转向美学”与 谢林的艺术哲学建树

一、课 题

本书是一项德国唯理念论基础研究,以专题的形式探讨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也就是其1800年的《先验唯理念论体系》^①(*System des transzendentalen Idealismus*)中的“艺术—哲学”部分^②和他在1802—1805年间的“耶拿-维尔茨堡系列讲座”《艺术哲学》^③(*Philosophie der Kunst*)。由于是专题研究,本书的任务不是对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这两个重要文本提供无所不包的全面综述和释义,而是通过聚焦谢林这两大哲学美学纲要各自的核心问题去探讨谢林的两大艺术哲学建树,这就是 *System* 中的“艺术—工具”命题和 *PdK* 中的哲学神话学构想。

System 已被公认为德国唯理念主义体系哲学和谢林本人的奠基性著作之一。而其中的整个“艺术—哲学”纲要则要看作谢林的先验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按照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精神强有力地处理了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的关系难题,因此是哲学反思经常需要返回的重要哲学美学资产。然而,思想史的这份思辨遗产属于那类难以消化

① 以下缩略语 *System*: 本书的讨论和行文采取德国学界通行的缩略语以指称相关的谢林原著,缩略语对应的原著全名,请参看本书附录中“缩略语及引用说明”。本书讨论中所援引的德文原著的汉译均由作者个人提供;能力所限,错讹疏漏在所难免,敬请方家指正。

② 依德语世界谢林研究和谢林诠释的讨论习惯,本书以专业术语“艺术—哲学”(Kunst-Philosophie)指称谢林在其 *System* 中的哲学美学纲要,其文本涵盖 *System* 的第六章;而以“艺术哲学”指称谢林同一性哲学体系中的哲学美学,其文本为谢林1802—1805年的耶拿-维尔茨堡艺术哲学系列讲座手稿 *Philosophie der Kunst* (生前部分出版)。

③ 以下缩略语 *PdK*。

的厚重传统，尽管其精神实质本身自明，不加批判和研究却很难理解掌握。谢林先验唯理论体系内的这个“艺术—哲学”纲要又曾在唯理念主义哲学内部长期遭受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美学的遮蔽，致使我们汉语世界的经典美学研究对它的认识至今十分不足；此外，这项基础研究和讨论还需要借助于“体系重构”来进行，而当今哲学的“后体系时代”的解构氛围对此显然并非十分有利。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要完成的课题就是在反思和重构 *System* 问题史脉络的基础上，考察并探讨其哲学美学的核心思想即艺术作为先验哲学体系的“官能和工具”这个命题，对其是否切中作出评判，使我们汉语世界的古典哲学研究者能够关注、重新衔接并进入谢林先验哲学体系的“艺术—哲学”中最重要的那些思想。

本书的第二部分把谢林的另一个哲学美学建树作为研究重点，确切说来是要阐发和处理同一性哲学框架中的 *PdK* 中的哲学神话学。因为谢林不仅在先验哲学那里将艺术理解为与哲学的体系认识交互包含、交互补足以及与之最后统一的开放的认识途径，还在其同一性哲学的艺术哲学中，通过对哲学神话学的建构提出了全然不同于近代工具理性的、切入到存在论范畴秩序中的实在性概念及其实现可能的问题，为艺术打开了其神话学源头，与此同时也在艺术那里打开了人内在具有的最后的整体性救援途径。然而他的这一哲学神话学虽然是 *PdK* 的真正核心，是其为一种艺术形而上学贡献的重要理论奠基，却也是被国内外的谢林研究长期淡忘，迄今尚未充分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集合。本书在笔者与德语世界多位唯理念主义研究专家长期进行理论切磋，在吸收德国学界对早期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现有文本研究及问题史的批判清理工作成果的基础上，也在笔者本人对谢林 *PdK* 以及相关自然哲学及同一性哲学文献汉译工作的基础上，尝试对 *PdK* 中被研究者长久忽视的核心思想亦即 *PdK* 中的哲学神话学的存在论的真正维度，集中作出一次阐发。^①

笔者有意识地对谢林这两个重要的哲学美学纲要各自的核心思想作出平行的研究处理，以强调这两个时间上前后相继的理论切入分属谢林不同时期的哲学体系并具有各自特定的体系任务。这个处理并非简单地满足于将谢林的哲学脉动及其理论成果划归各个分期，而是基于谢林这两个艺术哲学纲要各自独立的、不可约减的问题维度：“艺术—工具”命题应当在先验

① 这部分课题涉及大量的谢林手稿翻译和释义研究工作，作者的解读受益于德国学界多位唯理念论研究专家。

哲学内部完成它“闭合体系”的任务,而同一性哲学体系内的哲学神话学建构则要作为真正科学的哲学美学的建立提供存在论的理论奠基;也就是说,由于所关注的主导性事实不同,这两个理论切入本身相对独立,因此笔者将谢林这两大艺术哲学建树确立为本书研究的两大出发点事实。就此而言,笔者已站在德语世界中唯理念主义研究者的谢林学派一边,赞成他们的基本主张,如:应当在先验哲学框架之内去发掘谢林“艺术—哲学”举措的体系任务,而不可降低它,比如将其仅仅理解为同一性哲学 *PdK* 的准备步骤。笔者将这样的研究立场理解为批判性地厘清德国唯理念主义思想史的基础工作的必要程序之一,而不是想要以此在学科内部的讨论中作一种“认祖归宗”的表态;实际上,就谢林艺术哲学两大建树在德国唯理念论美学思想建设中所牵涉的与康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特别是与黑格尔所发生的重要理论商榷而言,我们的专题研究目的并不在于在这个德国唯理念论的体系哲学建设难题的总体关联内得出一系列例如何者正确,何者错误的简单判决。不如说,把握住唯理念论哲学思想运动内部的两极、不同思想家不同举措的问题维度,以洞察德国唯理念论美学中不同理论切入各自的深度及广度,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

同样,笔者在这里使用分题处理的方式,当然不意味主张我们的研究可以对谢林这两个哲学美学建树之间的连续性视而不见,正如我们也决不能将谢林的艺术哲学理论误解为某种脱离思想史的沉思冥想的结果,竟可以孤立地去研究对待。实际上,在绪论这里,笔者的主要任务正是基于德语世界唯理念论研究状况,在谢林的哲学美学建树这个题目下,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唯理念主义问题史的总体线索,也即阐明其与康德所肇始的近代理性哲学之“转向美学”的直接关系,因为正是这个“转向”造成了谢林哲学美学全部思考的契机和理论出发点。这个回溯工作还试图为我们照明,谢林艺术哲学的问题集合在多大意义上可以读作康德的审美理性批判的肯定性的必然结果之一,可以看作对康德美学思考的合法发扬,最主要地,可以看作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的最重要的资产之一。而我们要借助重新回到谢林思想的这种努力,批判地克服当今学界对德国唯理念主义美学重要精神探索的依然普遍存在的某种遗忘和遮蔽。

由于专题研究本身的限制,本书不可能全方位地处理谢林分别在先验哲学体系框架和同一性哲学体系框架中提出的这两个艺术哲学纲要各自所涵盖的全部思想内容;并且在我们的课题范围的讨论中,不仅 *PdK* 中的整个

“类型诗学”会被我们统统按下不表^①，即使是谢林最重要的哲学美学贡献之一——其“悲剧论”以及 *System* 中的“天才论”，本书也只能在论题所涉及的角度中对它们进行处理，以便集中于探讨对我们的课题十分重要并且亟待澄清的那些方面和观点。

二、德国唯理念主义：术语和所指

对课题的划界和定位，本书遵循德语学界的哲学术语学，使用如“德国唯理念主义/唯理念论”（*Deutscher Idealismus*）、“德国唯理念论美学”（*Ästhetik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这样的表述，以达到相关研究所必需的概念聚焦。但这样的译名在我们中国的德国哲学研究者和读者的语境中尚未通行^②，所以在进入阐述和讨论之前，笔者有必要从概念和事实两方面对此给出初步的解释。

德语的“*Idealismus*”（唯理念主义/唯理念论）这个概念从希腊词“*ιδεῖν*”（理念）引申而来。“*ιδεῖν*”有“理念”、“原型”、“外观”、“特质”等意义。唯理念主义在哲学中标志那样一些流派，大略地说，它们具有的共同点是：视诸理念（精神、理性或意识）为本来意义上的真实者，而将物质仅理解为其显现形式。

唯理念主义之发端主要确定于柏拉图。在他的《国家篇》（*Politeia*，pp. 514bf）第七卷中，他借助“洞穴”比喻并与数学结合，发展出一种“诸理念说”（*Ideenlehre*），其中他将诸理念表象为诸事物和诸行动的原始模型或蓝图。谁若实现这种理念，谁就可以管理城邦这个共同体。德语概念“*Idealismus*”由于其与柏拉图思想的这种关联，包含有论战性的因素。

一般地说，由于“*Idee*”（理念）概念是在十分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在德语“*Idealismus*”的意义中已产生出一种分歧。如果说人们在德国传统中理解的“*Idealismus*”是柏拉图意义上的一个普遍概念，那么在英国和法国的思想家，特别是如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这样的经验论代表那里，“*ideas*”与诸表象是一个意思，尤其与作为意识之基本要素的诸“简单表象”是一个意思。

① P. 松迪（P. Szondi）对此问题有专题研究，见该作者：《*Poetik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Bd. II, *Von der normativen zur spekulativen Gattungspoetik. Schellings Gattungspoetik*，1974。

② 国内学界对“*Deutscher Idealismus*”的通行译名是“德国唯心论”或“德国唯心主义”。

以此德语的“*Idealismus*”在论战中既用于标志“*Rationalismus*”(理性主义)的理论,也用于标志“*Empirismus*”(经验论)的理论。与此相应,欧陆哲学史的写作,时至今日仍要对“*Idealismus*”作出“在德国传统内的”或“在德国传统外的”区分。^①据此笔者认为,我们汉语语境中的德国哲学研究讨论,在涉及如“*Deutscher Idealismus*”和“*Britischer Idealismus*”这样的德语标志中的语义区分时,相应使用“德国唯理念论”和“英国唯心论”的对译,比较准确。

即使对由此得到的这个“*Deutscher Idealismus*”(德国唯理念主义)分类标识术语,我们仍须继续概念的辨析。术语“*Deutscher Idealismus*”首先指通过康德而在1780年至1831年间出现的那个“德国哲学时代”,同时,它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又指衔接康德却又与之形成商榷的那些思想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近代欧陆哲学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这个精神运动被称为一个“时代”,是因为哲学史时至今日在这个意义上仍被它所推动:它那种按康德观点的体系化哲学给后继的哲学史进程决定性地打上了烙印,无论对理解哲学本身还是对理解哲学理论所成就的东西均是如此。即使是哲学美学今日的思考,带有德国唯理念主义深刻印记的一些核心概念仍在发挥着现实的作用,这就是研究本身不得不一再返回到这种哲学那里的根本原因。

概念史的回溯可以使我們确定,正是康德和他的后继者们肯定性地使用“*Idealismus*”这个术语标识他们自己的学说,并为此或突出它在传统上的那种更普遍的意义,或突出它在此期间引入的某种特别意义,以此造就了近代哲学一个伟大精神运动的基本特征,使哲学至少在德语世界成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那种“体系哲学”的代名词。著名的新康德主义者、西南德意志学派的理查德·克洛纳尔(Richard Kroner, 1884—1974)认为此一“时代”的统一呈现了“德国思想的连续性”,敦促人们“须将这种精神从根本上理解为广义的德国唯理念主义的精神亦即德国唯理念主义的本质性的精神”^②; 20世纪重要的批判实在主义哲学家尼古来·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 1882—1950)却相反地视这唯理念主义诸体系为更大意义上的“哲

① Cf. Joachim Ritter (hg.),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7, Bd. 4, S. 30—33; R. Kroner, *Von Kant bis Hegel*, Bd. I: *Von der Vernunftkritik zur Naturphilosophie*, Tübingen 1921, S. 12.

② Cf. R. Kroner, *Von Kant bis Hegel*, Bd. I: *Von der Vernunftkritik zur Naturphilosophie*, Tübingen 1921, S. 12.

学资产”，因其本身并非唯理念主义特有，“而是所有的哲学都固有或应有的那种东西”^①。

这一哲学的主要标志是关于精神的诸实体(本质)之存在的命题，关于一个不能脱离开思维着的主体之诸表象而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命题，以及对人类的行动可以从理性的诸原理得到论证的那种确信。这一哲学当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的确是最为一般意义的，因德国唯理念主义全体思想家的共同目的是创造哲学的一个无所不包、严格统一、建立在颠扑不破的最终基础上的知识体系。这个包含不同哲学分支(如认识论、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美学、国家学说和形而上学)的体系，力图以科学的方式竭尽地认识和表述世界整体。

但德国唯理论这一宏大深刻的精神运动作为历史性概念并非是“均质的”，不如说其边界流动不定；其发展也无法以直线性的模式去概括。因此，一厢情愿地突出这个思想运动内的那种“统一”的表象或“完整连续性”的表象而对其主张者之间的理论冲突视而不见，必使我们陷入理解的误区，正如另一方面，虽然我们深知德国唯理念主义与德国古典主义以及浪漫派的诗歌乃至其时代的科学均处于多重交互影响中，仍然不会把它仅仅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德国现象，因为它实际上还以最不同的方式在自身内整合了其他民族文化的哲学思想。^②

从本书专题的角度，笔者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在德国唯理念主义这个哲学时代内，恰恰是康德和谢林的地位充满争议。克洛讷尔当年饱受批评攻击的经典观点是，思想家康德是这个运动的开端，费希特和谢林跟随其后，黑格尔则是德国唯理念主义的顶峰和结束。由于这个视黑格尔为决定

① Cf. N. Hartmann, *Die Philosophie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Berlin 1960, 前言。

② “德国唯理论/主义”还经常在广义上用于标识与德国古典同时并与之有精神联系的那些哲学精神，标志诗与哲学中的那个时代；在这个历史语境中不仅大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和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olderlin, 1770—1843)同被认为是古典主义和唯理念主义的代表，代表者还进一步包括浪漫派的施莱格尔兄弟(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 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1)和诺瓦利斯(Novalis, 1772—1801)等人，甚至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1744—1803)、耶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 1743—1819)、让·保罗(Jean Paul, 1763—1825)也都属于这个面对启蒙时代的新纪元，他们都以生命的上升、生命内容和一种新的创造性为指向，在一个经受怀疑主义折磨的时代里致力于新世界和新理想的创造。以此，广义的唯理念主义首先是在德语世界中成为一种实践—道德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标志。

性尺度的观点把康德认作开端,只是为了追踪这个“原初精神”如何在黑格尔那里“找到其最终成型”,于是它不但未能深刻地阐发康德,同样也未能公正对待谢林在整个总体关联中的地位,而是把谢林仅仅视为黑格尔理论的先行者;哈特曼相反,他认为德国唯理念主义完全是个“后康德的”运动,强调它实际上起于与康德及其批判切入的一种明确的对立。因此他针对克洛纳尔的提法,不仅将康德果断地划在德国唯理念主义之外,并且敏锐地指出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绝非一个“均质”、一贯和外轮廓非常确定的现象;虽然它所涉及的哲学家只有几位,根本上说就是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但对我们来说,这些哲学大家彼此间的差别和对立,显然更加不容忽视。他们在时代的哲学内均是占据统治地位的理论方向之代表人物,尽管各自亦有不少理论对手。如果说在哈特曼对德国唯理念主义哲学阐发这里,谢林在此运动内的地位得到某种令人信服的平反,那么当 W. 舒尔茨(Walter Schulz, 1912—2000)在其研究中将晚期谢林而非黑格尔高扬为整个德国唯理念主义的完成者的时候,这个反潮流的新观点却引发了新一轮的谢林释义争论。^①

本书的研究在上述概念史的背景中使用“德国唯理念主义”这个标志,并接受德国学界根据“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主张的诸变体而做出的一般区分,也即承认它之内包含一种“批判唯理念主义”和一种“思辨唯理念主义”。

在学科讨论这里,“批判的唯理念主义”这一概念基本用于指称康德本人的理论切入,在宽泛些的意义上又指衔接康德的早期费希特和早期谢林的思想。康德最初在《纯粹理性的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②中称自己的理论为“先验唯理念主义”(KrV, B274),后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 die als Wissenschaft wird auftreten können*)^③的概念辨析中,为克服此概念招致的误解,宣布以术语学意义上更为严格的“批判的唯理念主义”亦即已经批判的先验唯理念主义,取代前者。^④

属“思辨唯理念主义”的则有费希特的后期哲学、谢林早期及中期的哲

① Cf. W. Schulz,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第6页以下的阐述;有关这一术语的问题史讨论,还可参看 H. J. Sandkühler (hg.), *Handbuch Deutscher Idealismus*, 导论部分第1—23页。

② 以下缩略语 KrV。

③ 以下缩略语 Prolegomena。

④ Cf. *Histor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 Basel, 1971—2007, Bd. 4, S. 38—40.

学以及全部黑格尔哲学。至于思辨的唯理念主义的核心文本，主要有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①(*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schaftslehre*, 1794)、谢林的《论自我作为哲学之原理》^②(*Vom Ich als Prinzip der Philosophie*, 1795)与1800年的 *System* 以及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文献，当然还有直至1917年才得以发表的、著名的黑格尔手稿《德国唯理念主义最早的体系规划》(*Das älteste Systemprogramm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1796/1797)，后者的真正作者迄今没有最后定论；但各方面的情况均表明，此手稿与青年时代的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ei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谢林和黑格尔三人的一项共同工作有关。

对囊括在“思辨的唯理念主义”标识下的费希特、谢林及黑格尔的思想，我们还应该了解他们各自不同的理论切入点。比如，尽管“绝对唯理念主义”这样的标识在研究中常常用作“思辨唯理念主义”的同义词以概指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这三位哲学家的思想，但在严格意义上，它指的是谢林对立于费希特而建立的“同一性哲学体系”的那种基本立场，后者正是因为对立于费希特停留在经验整合性中的那个“自我”而主张一种绝对的、自然与自我共同沉浸于其中的同一性而得名(SW. V, p. 113)，黑格尔的思想因牵涉在这个整体关联下对谢林提出的重要批评也适用于这个概念。

如果说在德语世界的研究者那里，“批判唯理念主义”这一概念基本上专指康德的思想，“绝对唯理念主义”的标识更多用于指称谢林的哲学，那么“主观唯理念主义”和“客观唯理念主义”这样的标识则带有论战的色彩，主要用于标志德国唯理念主义内部的理论商榷。比如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谢林使用带有责难色彩的“主观唯理念主义”一语批判费希特哲学的立场，指其“在完全主观的意义上思考唯理念主义”，同时申明他本人与之相反，“是在完全客观意义上思考唯理念主义”(SW. IV, p. 109)。黑格尔也曾针对康德和费希特二人使用这一术语，揭露此种主观唯理念主义“仅涉及表象之形式，按照此种表象，一种内容仅是自我之内容”(Wiss. d. Logik I, HW Bd. 5, p. 173)，以至于人们“在分析认识活动的时候仅承认一种片面的设定活动，致使那种自在之物一直隐蔽于此活动的彼岸”(Wiss. d. Logik II, HW Bd. 6, p. 503)。黑格尔后来还用这同一个术语批评贝克莱和休谟的学说概念，其怀疑主义的印记更是一目了然。至于使用“客观唯理念主义”

① 以下缩略语 *Wissenschaftslehre*。

② 以下缩略语 *Vom Ich*。